

一场接一场的春雨，洗得田野透出茸茸新绿，春意如宣纸上的墨痕，一圈圈洇染开来。在这潮润的萌动里，我随户外群友走进了安徽歙县卖花渔村。

梅香深处春意浓

一壑烟霞浮雪海

接驳车在山道上盘旋，如舟行浪谷。正揣摩着这“渔村”何以无波无浪，一片粉蒙蒙的烟霞，便毫无征兆地撞入了眼帘，又静静地浮在谷底，笼着那片黛瓦粉墙，温柔又磅礴。一定是梅，成千上万株的梅，开得不管不顾，将整个山村拥成了花海。

村名原是洪岭，唐时先祖避乱至此。地形像条生动的鱼：尖尖村头是吻，渐宽的屋舍是丰腴的腰身，村尾屋宇迤迤散开，恰似扇尾。洪姓傍水，鱼得水则活，于是“渔”字便带着先民的祈愿，“游进”了这个名字里。新安江的灵气，似乎也顺着这名字，潺潺流进了村的血脉。

踏上湿漉漉的石径，昨夜春雨，想来是随风潜入的。空气清冽，深吸一口，肺腑间竟泛起一丝幽甜的梅意，似有还无。

从“百步云梯”拾级而上，两侧尽是梅的世界。远望，梅树依着山势起伏，如云似雪，漫漶成一片迷离的香雪海。陆放翁的诗句蓦然涌上心头：“闻道梅花拆晓风，雪堆遍野四山中。”走近看，标牌上注明品类，宫粉梅像少女颊上的羞红，玉蝶梅似枝头未化的雪，朱砂梅则如凝固的烈焰。它们层层叠叠，你依着我，我偎着你，在早春的日光下晕出梦幻的光泽。最动人心魄的，是那嶙峋的老干，色如苍铁，皮若冰裂，将严冬的形貌镌刻在身上。可偏偏从这枯寂的筋骨里，迸发出簇簇娇柔至极的花团，热热闹闹，挤挤挨挨，让人动容于生命那种沉默而倔强的力道。单看一朵，薄绢似的五瓣，托着嫩黄蕊，在微寒的风里颤着，精致得让人屏息。

“出门俱是看花人”。花影与人影交织流动。女人们特意换上了鲜亮的衣衫，扬起彩色的丝巾，笑声与私语在林间回荡。她们或俯身轻嗅，或拈花留影，人面与梅花相映，竟一时分不清哪一抹红晕更醉人。那份纯粹的欣悦洋溢在每个人脸上，与春光、花海相映，构成了春日最烂漫的一幕。



梅花盛放



争奇斗艳的梅花



民居小巷



盆景园

方寸山水凝百代

沿着毛家岭古道下山。这是一条通往新安江的商旅要道，青石板似乎还在回响村民千百年的打拼。步入村落，又是另一番天地。家家院落都堆着绿意，除了梅，还有虬曲的松、古朴的榆……一盆一景，将整个村庄点化成盆景园。一打听，原来这里是徽派盆景的发源地，村里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难怪徽派盆景“苍古、奇特、自然、刚劲、庄重、优雅”的特点处处可见。

走进一户老宅，天井里数十盆盆景错落有致，俨然一个微缩的山水世界。这里孕育了徽派盆景的根脉，始于南宋，盛于明清，一剪一扎间，是百年时光的凝固。溪水淙淙穿村，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。马

头墙上的苔藓绿得沉静，砖雕门楣虽已斑驳，“渔樵耕读”的纹样依然可辨。忽见一枝红梅，不甘寂寞地从镂空花窗里探出头来，与檐下高悬的红灯笼打个照面，古雅中顿时透出融融的生机。

拐进一条窄巷，喧闹远了，梅香却愈发清浓，丝丝缕缕。一扇虚掩的旧木门吸引了目光，门楣砖雕已漫漶不清。门内，一株极粗壮的白梅，铁黑的枝干仿佛用焦墨重重皴出，上面却开满了皎洁如玉的花。黑与白在此相遇，使白的更白，黑的愈黑。雪白的花瓣覆满了每一根枝条，地上也落了薄薄一层，洁白、平整，像是无人踏过的初雪，透出冰肌玉骨、超凡脱俗的丽人气质。

满院清骨酿岁华

路过一家庭院，参观了盆景园。和主人攀谈起来，他告诉我，盆景制作需经过栽苗、选枝、细扎、成型等流程；赏花讲究“老梅花，少牡丹”，梅花越老观赏价值越高。

主人热情地介绍说：赏梅讲究“三美”，即“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”。他边说边指向一件盆景：“这是游龙式梅桩，是我们徽派盆景的典型式样。”我仔细欣赏，刚柔相济，形神兼备，恰如“无言的诗，立体的画”。

从他话语中我了解到，村民们因地制宜发展“庭院经济”，用心守护着家园，从淘宝网店起步，逐渐拓展到抖音直播、视频号、微信销售等渠道，将梅林、树桩和盆景花卉变成“绿色存折”。全村盆景种植规模达2000余亩，年花木盆景销售额突破2500万元，由此带动了赏花经济的兴起，走出了一条“绿色+富民+兴旅”的乡村

振兴之路。该村先后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、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、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等荣誉。这一切源于对传统的坚守、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热爱。

空气中弥漫着毛豆腐的香气，那是村民用自制菌种发酵制作的美味。在农家乐的小院里，我品尝了梅干菜烧饼，饼皮酥脆，内质软糯，仿佛春天的气息凝聚在口中。我深感卖花渔村的美食，如同这里的盆景一样，取材于自然，用心去做，我对徽州风情又多了一份理解。

离村时，太阳偏西，给漫山的梅林镀上一层金晖，温暖而辉煌。卖花渔村，除了绚烂的花海，还有世代相传的徽派盆景艺术，共同绘就了一幅动人的画卷。我忽然想到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梅之清香来自苦寒；幸福生活源于一代人对生活如梅枝般坚韧而执着的坚守。

文/图 唐红生